蛾術編

蛾術編卷六十九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吴江　迮鶴壽參校
沈楙悳校刊

說制七

春王正月

閻若璩曰春秋書時胡傳以爲夏時先儒已歷歷辨析尢莫善于鄱陽吳仲迂之言曰若從胡氏則是周本行夏時而以子月爲冬孔子反不行夏時而以子月爲春矣其破的如此朱子疑竹書紀年純用夏正似胡說亦有據非也紀年爲魏史記魏出于晉當時列國惟晉擅

用夏正以左氏驗之僖五年卜偃曰其九月十月之交乎襄三十年絳縣老人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皆謂夏正杜氏亦經注出但未補明一句于時晉獨用夏正何也注左傳在前見竹書在後故也戴震曰夏時周月其說甚異實由于程子假天時以立義一語尹氏胡氏蔡氏緣之而議論滋紛矣程子曰周正月非春也夫謂周正月非夏時之春則可謂周正月周不謂之春則不可吾友吳行先曰程子及胡氏之意周雖改正朔而周正月之非春雖周亦只謂之冬不謂之春月爲王之正朔可改春爲天時一定不可改孔子作春秋乃于王正

月上書春明正月當應天時之春不當如周之以天時之冬為正月也書春于王正月上而周正之失自明故曰假天時以立義而胡氏又曰以夏時冠月以周正紀事也諸儒所以辨之者俱未推得其本意且諸儒辨論乃易明者既天時與正朔差兩月舉二百四十二年時月盡紛更如此程子及胡氏豈昧昧者哉夫子曰天時有一定百王所同萬世共曉今移而加于王月之上王為周王則月同知為周月而天下後世明知其月之非春然後可以悟正月之不可不自春始苟曰冬正月則詞不順而當行夏時周建寅為正月明矣究其致誤之

由蓋于殷周改月既未得其詳疑或改或不改故引伊訓以見月之不改引史記以見時亦不改惟春秋紀事月固改矣周改時無明文遂斷然以時為一定不改者也程子及胡氏既疑經文而又得行夏之時一語遂傅會其說以書春于王正月上為聖人之微詞也若周改時有明文可據必無是説矣余曰周頌臣工篇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以孟春耕籍耒耜措之參保介之御閒言也實孟春而曰維莫之春箋云周之季春于夏為孟春諸侯朝周之春故晚春遣之所謂朝周之春者周雖改時而諸侯朝以夏之孟月夏之孟春于周則晚春也

孔疏言朝祭之期甚明孟子秋陽以暴之趙岐注周之
秋夏之五六月盛陽也禮記明堂位孟春乘大路鄭注
孟春建子之月魯之始郊日以至孔疏雜記孟獻子曰
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郊特牲云周之始郊日以
至明堂位又言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鄭注
季夏建巳之月也孔疏若夏之季夏非祭之月其于詩
疏則曰雜記云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以六月爲正略舉
數事足證周改月並改時矣胡氏引史記冬十月顧氏
旣辨之詳而其所引伊訓攷之漢律秝志明引此爲朔
旦冬至冬至于夏爲十一月于商爲十二月于周爲正

月此正改月之證非不改月之證左氏昭十七年梓愼曰火出于夏爲三月于商爲四月于周爲五月以周人言商周改月如梓愼以漢人言商周改時如陳寵皆明據也鶴壽案春秋緐露莫甚于春王正月一言謂周人時月俱改者孔安國鄭康成也謂改月不改時者胡康矦也謂時月俱不改者蔡仲默也元人陳定宇張敷言史伯璿吳淵穎等皆祖述漢人自胡傳行而夏時冠周月之說牢不可破朱晷菴謂春秋本魯史記事之書則說春秋者當即據春秋爲斷經文僖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昭十二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杜注當在周正月失閏也使非改時與月冬至何以不書于十一月乎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太史曰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于是乎伐鼓用幣此月朔當夏四月僖五年八月甲子晉矦圍上陽卜偃曰丙之晨龍尾伏辰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哀十二年冬十二月螽仲尼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

流司秝過也杜注火伏在十月今西流足九月夫四月
日食而書六月十月減號而書十二月九月螽而書十
二月非時書月俱改之明驗乎桓十年冬十月雨雪十四
年春正月無冰成元年二月無冰定元年十月隕霜殺
莪如以夏正言之何足爲異昭十七年星孛大辰梓愼
日火出于夏爲三月于商爲四月于周爲五月據此證
時月之改最爲顯白胡氏乃云改月不改時夫子特以
夏時冠之夫謂不改時則是魯史本書元年冬正月也
四時無首令何以成正朔且夫子生爲周人擅改周制
何以戒亂臣賊子若曰冬不可爲春十一月不可爲正
月則先儒有說矣黃鐘初九律之首陽之變也林鐘初
六呂之首陰之變也子者一陽之生午者一陰之生子
爲星紀之次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夫律秝皆以于
爲首則何不可以首月令乎三正迭建時無失次夏正
用木之者者殷周二正用木之徵者皆陽位也特孟陬
之月尢切民事故曰行夏之時而豈謂子丑必不可爲
正哉秦人建亥盡自以水德代周且木生于亥故用之
雖事不師古然改時與月實循三代之舊本紀元年冬
十月顏師古謂是太初正秝以來史臣追書蔡氏乃引
之以爲不改時月之證疏矣蔡氏又引伊訓惟元祀十

有二月乙丑泰誓惟十有三年春謂時月俱不改不知此二條九時月俱改之章章者也商人建丑十有二月夏正之十一月也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先王自契至元冥以下厥祖湯也祭法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豈非其月日至伊尹攝行郊祀配天之禮固而陳訓太甲乎班固以三統秝推之湯伐桀之歲在大火房五度後十三年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其日伊尹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此其證也十有三年之春卽春王正月之春謂十一月也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于商郊牧野一月建子月也癸巳至戊午凡二十六日皆在一月癸亥則十二月四日也國語伶州鳩曰武王克商歲在鶉火日在析木月在天駟辰在斗柄星在天黿班固推之師方發爲殷十一月戊子日日在析木箕七度其夕月在房五度房天駟也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斗柄也明日壬辰晨星始見癸巳武王始發戊午渡孟津明日己未冬至晨星與婺女伏歷建星牽牛至于婺女天黿之首至庚申二月朔日也癸亥陳牧野甲子昧爽合戰此又其證也獨何疑于春秋乎或謂豳風七月流火九月滌場等語皆

用夏正小雅春日遲遲秋日淒淒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周豳山虞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馮相氏冬夏致日爲二至春秋致月爲二分皆時月無改論語莫春者浴乎沂風乎舞雩明是夏正之辰月不知詩禮所云皆錯舉民風歲令非同史官之記載也古者天子受命凡改元頒朔朝覲會同諸大政皆以正朔行之至于分至啓閉民事早晚如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未嘗不遵夏正呂東萊謂三正通于民俗斯言當矣蓋史官紀時事則從周正月令紀歲功則從夏正二者竝行不悖又何疑于春秋乎天子因魯史而筆削之繫王于正月之上則出夫子特筆若曰凡我所爲賞罰與奪者皆奉行天子之事爾依蔡氏說則周之建子實與建寅無異依胡氏說則夫子以陪臣而擅然王制自爲有是理哉

社主

今文論語哀公問主于宰我張禹及包咸以爲廟主也何休解公羊杜預注左傳竝依此解古文論語以主爲

社孔安國鄭康成謂用其木以爲社主也孔穎達謂社主周禮謂之田主無單稱主者故杜氏從包咸之說然則田主者社之木主也淮南齊俗訓云有虞氏社用土夏后氏社用松殷人社用石周人社用栗五經異義云論語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謂社主也朱子云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爲主或問以木造主還是以樹爲主荅曰只以樹爲社主使神依焉如今人說神樹之類此說非是 鶴壽案史記三王世家引春秋大傳曰天子之國有泰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方黃將封者各取其物色裹以白茅封以爲社此之謂主土主土者立社而奉之也周禮大司徒設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田主田祖之稱所宜

木謂以樓田祖之神名其社謂樹松即可曰松社樹柏即可曰柏社也墨子云聖王建國營都必擇國之正壇置以爲宗廟必擇木之修茂者立以爲菆位菆位者社稷也戰國策恒思有神叢叢蓊木之茂者神所憑也漢高祖初起兵禱于豐之枌榆社社在枌榆鄉枌榆者白榆也社與鄉皆以樹名也山陽稾縣茅鄉社有大槐則民社皆樹槐矣慕容皝遷于龍城植松爲社主蔡邕所謂尊而表之使人望見則加畏敬也古文論語作問社故孔安國諸人謂以樹表社位非謂作社主也春秋文二年丁丑作僖公主公羊傳云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何休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松猶容也想見其容兒而事之主人正之意也柏猶迫也親而不遠主地正之意也栗者猶戰栗謹敬兒主天正之意也今文論語作問主故何休諸人謂以木作廟主亦竝不謂作社主也今案宗廟有屋其主可以木爲之社則壇而不屋以受霜露風雨若用木主豈能經久呂氏春秋謂殷人社用石鄭康成周禮注亦謂社主用石若使用木則匠人斷成之後孰辨其爲松爲柏爲栗而宰我乃曰使民戰栗邪朱子所謂以爲主者言見樹則知社神憑依于此耳

告朔餼羊

論語告朔餼羊鄭注諸侯告朔以羊則天子特牛焉見詩我將疏

伐木詩兼饗食燕禮

歐陽修詩本義云小雅伐木以速諸父毛謂天子謂同姓諸侯曰父則此詩文王詩也伐木庶人賤事不宜爲文王詩且文王之詩雖令汎言凡人猶當以天子諸侯事爲主今每以伐木爲言是以庶人賤事爲主豈得爲文王詩案文王之詩言伐木何害若以此遂疑爲庶人詩則雅詩之中不當忽間以一篇庶人宴飲之詩曲禮

云五官之長曰伯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九州之長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據此則此詩之稱謂其非庶人也明矣周禮地官舍人祭祀共簠簋冬官疏云祭宗廟用木簋天地用瓦簋劉氏彝曰簋八則籩豆倍之天子燕禮之數何氏楷曰禮有饗有食有燕饗禮烹太牢以飲賓體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食禮無樂有飯有殽設酒而不飲燕禮一獻之禮畢皆坐而飲酒其爵無算也其樂無算也詩言肥牡肥羜是用太牢則同于饗言陳饋八簋籩豆有踐是有飯有殽則同于食言有酒湑我無酒酤我是無算爵坎坎鼓我

蹲蹲舞我是無算樂則同于燕據此則此詩之儀節其非庶人也又明矣

反坫

論語反坫明堂位反坫出尊崇坫康圭注云反坫反爵之坫也出尊當尊南也惟兩君爲好既獻反爵于其上禮君尊于兩楹之閒崇高也康讀爲亢龍之亢又爲高坫亢所受圭奠于上焉鶴壽案周書作雒解云乃立五宮太廟宗宮攷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坫孔晁注反坫外向室也黃氏日鈔引此以爲反坫非反爵之坫蓋兩君之好必欲容其儀衛之衆而爲此外向之室與據郊特牲以反坫與臺門相聯汲冢書以反坫與四阿相聯恐均爲宮室僭侈之事今案王氏之說非也禮經言坫有四其一爾雅曰垝謂之坫疏云坫者堂角之東南隅曰東坫西南隅曰西坫是也

東坫見大射儀西坫見士冠禮自天子至庶人皆有之
其二內則曰大夫七十而有閣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
五公侯伯于房中五大夫于閣三士于坫一疏云士卑
不得作閣但于室作土坫庋食此士之老者庋食之坫
大夫以上無之其三明堂位曰崇坫康圭注云為高坫
亢所受圭奠于上此天子受諸侯朝覲乃有之諸侯不
得用也以上三條與論語之坫無涉其四則反爵之坫
兩君相享于廟相燕于寢用之天子饗諸侯亦用之明
堂位所云反坫出尊是也君燕卿大夫則膳宰為主人
主人獻賓卒爵洗酢主人主人卒爵奠虛爵于序端主
人復取以獻介介卒爵洗酢主人主人卒爵奠虛爵于
西楹西主人復取以獻衆賓衆賓卒爵洗酢主人主人
卒爵降奠于篚此則論語所謂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
坫也方以智通雅凡坐土壘成臺可庋物者皆謂之坫
而庋物之坫亦有三一是庋食者內則大夫于閣三士
于坫一閣木為之而高坫土為之而卑也一是庋圭者
明堂位崇坫康圭陸氏謂坫崇則嫌或不安故謂之康
也一是庋爵者明堂位反坫出尊方氏謂反坫者爵坫
也凡器仰之為正覆之為反反坫所以覆爵也故爵坫
謂之反然則庋食者士之制而庋圭庋爵者乃天子諸

侯之制故曰斥其僭以明其不知禮黃氏疑爲大夫宮室之僭不知郊特牲臺門而旅樹反坫雜記旅樹而反坫鄭注俱以爲反爵之坫案鄉飲酒禮尊于房戶閒賓主共之也燕禮尊于東楹之西唯君面尊惠必自君出也兩君相會則兩君皆當面尊故尊在兩楹閒而反爵之坫在尊之南獻酬皆自尊而南出故曰出尊至坫之制孔穎達謂築土爲之在兩楹閒近南尊在其北阮逸謂木爲之高八寸漆赤中然坫字從土則孔說是也

天子諸侯各有三朝

據周禮天官宰夫閽人夏官司士太僕秋官小司寇朝士冬官匠人諸職之經注及疏禮記曲禮明堂位玉藻文王世子等篇之經注及疏幷詩大雅緜篇論語鄉黨篇參攷之天子諸侯各有三朝一外朝二治朝三燕朝但天子五門自外向內數之一臯門二庫門三雉門四

應門五路門皋門內庫門外為外朝朝士建其法小司寇掌其政列三槐九棘設嘉石肺石致萬民而詢國危國遷立君于斯斷獄訟于斯庫門內雉門外則右社稷左宗廟不設朝雉門閽人掌其禁而又謂之中門以其居五門之中設兩觀釋宮謂之闕冢宰謂之象魏一物三名應門內路門外為治朝司士正其位宰夫掌其法而太僕正王之位王日視朝于斯路門內為燕朝卽路寢太僕正其位掌擯相而族人朝于斯圖宗人嘉事于斯燕射于斯王日聽政于斯諸侯則三門庫門內為外朝雉門內為治朝路門內為燕朝無皋應魯亦無皋應

但庫門爲天子皋門制雉門爲天子應門制惟此爲異以上諸文皆以康成說爲定天子外朝在庫門外朝士注甚明而小司寇注云在雉門外雉本當作庫傳寫誤作雉賈公彥所見本已誤賈不得回護斡旋之三禮義宗及通典承誤作雉後人遂疑康成自相矛盾非也若諸矦惟有三門自然外朝在庫門內與天子異矣曩于欲解尚書顧命悉以研究而得其說若論語鄉黨入公門章何晏集解惟于過位采包咸曰過君之虛位也朱子集注亦惟于過位云位君之虛位謂當門屏之閒人君宁立之處皆語焉不詳然竝無舛誤汪武曹輯遺書

齊四書大全讀本無端自生樛葛天子諸侯三朝之名及其朝之所在武曹皆知之治朝燕朝對外朝言皆內朝若以治朝對燕朝言則治朝亦外朝玉藻說諸侯之事云朝服以日視朝于內朝羣臣辨色始入若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此內朝即治朝文王世子云公族朝于內朝臣有貴者以齒其在外朝則以官此內朝是路寢之燕朝此外朝即治朝武曹亦皆知之乃云庫門內之外朝非君所常御之朝故曰君之虛位惟國有非常之事然後御此致萬民而詢謀焉此則誤以過位之位爲在庫門內之外

朝矣又云燕朝在路寢羣臣不從君入也蓋羣臣日所常朝之地乃在治朝此章記夫子在朝之容則所謂攝齊升堂者當必在此舊解誤以過位爲治朝而以升堂爲路寢之內朝朱注位君之虛位若以此爲治朝則羣臣方日朝于此何緣人君乃有虛位何緣不行朝禮而反過之此則誤以升堂爲在治朝矣庫門內之外朝御之詢萬民非常之事蓋臨期始特設位平居固無所謂虛位者何過之有視朝之儀臣先君入君出立于路門之宁徧揖羣臣揖者推手稍前非若今人之揖也今人之揖古謂之肅拜則朝禮畢于是君退適路寢聽政諸臣至官府治事處治文書王

朝有九室諸侯之朝左右亦當有室如議論政事君有命臣有進言則于內朝太宰所謂贊聽治者于治事處贊之非謂揖羣臣時也鄉黨記夫子在朝之容于入門之履閾下將常朝一節略過不敘想常朝君旣揖臣臣亦必肅拜而君臣皆未必交言斯時卽在他人亦無不肅敬故略不敘過位升堂皆敘旣朝以後事朝禮畢君已退入路寢故門屛閒有虛位也古者外朝治朝皆有門無堂階平地爲廷江愼修曰古宮室之制堂必築土崇高廟寢皆有之有堂卽有階論語攝齊升堂謂路寢內朝士相見禮君在堂升見無方階燕禮公升卽席檀弓杜蕢入寢歷階而升是也若路門外治朝庫門外外朝皆平地爲庭無堂無階故謂之朝廷廷者庭中也曾子問諸侯旅見天子雨霑服失容

則廢明在庭中也聘禮使者受命于朝及司士朝士等職言治朝外朝皆無升階之文又人君出入乘車登車于路寢西階之前下車于作階之前見春官樂師鄭注鄭本之尚書大傳蓋治朝外朝皆無堂階故可乘車出入又聘禮使者夕幣于朝時管人布幕于寢門外君朝服出門左亦可見路門外是平庭無堂又治朝君立門屏閒則中庭左右羣臣各有位若燕朝則異姓之臣啓事畢即出無位于庭中或疑復其位為路門內燕朝庭中諸臣之位亦非此處公族方有位異姓臣惟燕得列位于此孔安國云復其位即復過門屏閒君之虛位疑是丙午江南鄉試朱侍郎珪為考試官以過位二節命題積學者多獲售焉并作題解以示人極其典核鶴壽案三朝之制度自汪武曹誤言之江愼修先生鄉黨圖考已辨正矣然尚有小誤天子三朝止有皋

應路三門並無庫雉二門則謂天子五門者非也諸侯三朝則三有庫雉路三門而無皋應二門蓋門無虛設天子外朝在皋門之內治朝在應門之內燕朝在路門之內諸侯外朝在庫門之內治朝在雉門之內燕朝亦在路門門之內有一門即有一朝舊說天子有五門外朝在皋門內庫門外則自庫門至雉門中閒無朝而門為虛設矣不知天子之宮城周以牆闕其南面為應門應門之外外朝在焉又其南為皋門諸侯之宮城周以牆闕其南面為雉門雉門之外外朝在焉又其南為庫門此則江氏所未明言也燕禮異姓之臣朝于路寢庭中亦各有其位平時復逆若有同入內朝者言畢先退則復路寢庭中之位俟同入者退然後偕出孔安國之說非是

爾雅釋宮門屛之閒謂之宁郭注人君視朝所宁立處

說文宁字部首云辨積物也人部新附佇字注久立也

然則宁為辨積物疑與貝部貯字同而宁立之宁因古

無行字假借用之

蔡清四書蒙引云門屏之閒閒字亦要分明屏之外門之內也天子外屏其屏在路門外諸侯內屏其屏在路門內則中立之處天子當在門外屏內諸侯當在屏外門內又古今之制不同今之朝儀用秦制也古者朝會君臣皆立故孟子謂舜南面而立史記謂秦王一旦揖賓客而不立朝愚謂君臣皆立是矣但周禮春官司几筵大朝覲大饗射封國命諸侯賈疏以爲此經所云王皆立不坐旣立又于左右皆有几故鄭注太宰云立而設几優至尊賈疏是說燕朝治朝君位在門屏閒燕朝

則若位在堂上戶牖閒二者皆不坐惟室中乃坐此則恐蔡所不知又王在門外屛內旣有屛蔽羣臣何由仰觀天顏蔡說似亦非疑諸侯在門內屛外天子亦在門內屛外鶴壽案天子外屛當在路門外之極南近應門處自屛以北爲天子羣臣每日朝見之地諸侯內屛當在路寢庭之極南近路門處自屛以北爲公族朝見之地其每日視朝則出路門而立于門外蔡淸謂諸侯宁立之處在屛外門內非也先生謂天子諸侯皆宁立于門內屛外更非也至于天子諸侯之燕朝朝時亦皆立于庭中燕禮云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士立于西方東面北上公南鄉爾卿卿西面北上爾大夫大夫皆少進此諸侯燕朝之位在堂下者天子亦如之乃先生謂君位在堂上戶牖閒豈據明堂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故云爾乎但所謂負斧依者亦是在庭中還負之豈必立于戶西牖東之閒哉

拜下

論語拜下邢昺用燕禮覲禮分疏燕禮公坐取大夫所媵觶興以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覲禮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諸公奉篋服加命書于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太史氏右侯氏升西面立太史述命侯氏降兩階之閒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大全輔氏說燕禮于酬賓下脫賓字既極疏謬覲禮直云侯氏拜賜亦如之案曲禮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則受賜降拜皆北面非如朝禮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也何得以北面再拜稽首與燕禮之西階下再拜稽首混而為一夫子曰吾從下討夫子生平不容有

覲禮儀禮鄭目錄燕有四等諸侯無事而燕一也卿大夫有王事之勞二也卿大夫有聘而來還與之燕三也四方聘客與之燕四也凡此諸禮皆夫子之所有宜從皇侃疏專主燕禮說爲是

鶴壽案古無無故而拜之禮或拜受命或拜受賜皆先拜下堂下拜訖而君辭之若未成然復升堂再拜稽首以成之故曰升成拜燕禮公坐取大夫所媵觶云云是也亦有不言升成拜者公命徹冪皆降西階下北面東上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公答再拜注云小臣辭不升成拜明雖醉正臣禮也亦有言升不拜而命之成者公拜至賓降西階東北面荅拜公降一等辭賓栗階升不拜命之成拜階上北面再拜稽首注云升不拜者自以已拜也賓降拜主君辭之賓雖終拜于主君之意猶爲不成疏云主君意猶以爲不成而命之升成拜賓遂主君之意故更拜也拜下是臣禮升成拜是賓禮玩燕禮自明

樹塞門

論語邦君樹塞門曲禮疏云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卿大夫以簾士以帷外屏門外爲之內屏門內爲之邦君樹塞門是也明堂位疏屏注云屏謂之樹今桴思也疏云屏謂之樹釋宫文漢時謂屏爲桴思解者以爲天子外屏人臣至屏俯伏思念其事案匠人注云城隅謂角桴思也漢時東闕桴思災以此諸文參之則桴思小樓也故城隅闕上皆有之然則屏上亦爲屋以覆屏牆故稱屏曰桴思或解屏即闕也古詩云雙闕百餘尺則闕于兩旁不得當道與屏別也闕雖在兩旁但對近道大略

言之亦謂之當道故識云代漢者當塗高謂魏闕也如鄭言屏與闕異鶴壽案論語蕭牆鄭注蕭之言肅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金仁山謂屏以限內外蕭疏可通望今案蕭牆即樹塞門也鄭謂肅敬固然金謂蕭疏通望亦本諸明堂位

虞夏商周朝禮

虞時朝禮舜典云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鄭注四朝四季朝京師也巡守之年諸侯見于方岳之下其閒四年四方諸侯分來朝于京師歲徧鄭意天子巡守之明年東方諸侯春季來朝京師又明年南方諸侯夏季來朝又明年西方諸侯秋季來朝又明年北方諸侯冬季來

朝又明年則天子復巡守矣孝經鄭注諸侯五年一朝天子天子亦五年一巡守熊氏以爲虞制諸侯之朝分爲四部四年乃徧總是五年一朝天子乃巡守夏殷朝禮經無明文惟春秋文十五年傳云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制也鄭志孫皓問諸侯五年再相朝不知所合與禮答云古者據時而道前代之言虞五載一巡守夏殷六年一巡守諸侯閒而朝天子其不朝者朝罷朝五年再朝似如此制依鄭志則夏殷天子六年一巡守其閒諸侯分爲五部每年一部來朝天子朝罷還國其不朝者朝罷朝諸侯至後年不朝者往朝天子而還

前年朝者今既不朝又朝罷朝諸侯是再相朝故云朝罷朝此鄭因左傳所言諸侯自相朝以推夏殷諸侯朝天子之禮也周時朝禮春官大宗伯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秋官大行人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侯服歲壹見其貢祀物甸服二歲壹見其貢嬪物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器物采服四歲壹見其貢服物衛服五歲壹見其貢材物要服六歲壹見其貢貨物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大宗伯注云六服

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名殊禮異更遞而徧時會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爲壇于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殷猶衆也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亦爲壇合諸侯以命政焉殷見四方四時分來終歲則徧大行人注云六服去王城三千五百里相距方七千里公侯伯子男封焉其朝貢之歲四方各四分趨四時而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賈疏以爲六服以六數來朝春東方六服當朝之歲盡來朝夏南方六服當宗之歲盡來宗秋西方六服當覲之歲盡來覲

冬北方六服當遇之歲盡來遇若殷見曰同春則東方六服盡來夏則南方六服盡來秋則西方六服盡來冬則北方六服盡來終歲則徧蓋朝覲宗遇者朝之正禮也時見殷見者朝之變禮也虞制簡質未以道里遠近爲差故羣后四朝但以四方分爲四年至周立法愈密故有服數之分若殷見則必十二年王有故不得巡守乃行之

鶴壽案鄭注云舜時五載一巡守其間四年四方諸侯分來朝于京師歲徧蓋謂每歲分四時四而迭來故稱歲徧朱子則曰巡狩之明年東方諸侯來朝而云云此與大行人侯服歲壹見一例其說比鄭氏爲長而先生移作鄭意其如歲徧二字何鄭志云夏殷之禮六年一巡守諸侯間而朝天子孔穎達謂分爲五部每年一部來朝蓋舜時分爲四部四歲而徧合巡守之年爲五夏殷分爲五部五歲而徧合巡守之年爲六此

說與鄭注異與朱子同蓋必揄年來朝方近情理否則國君道長矣周制六服分爲六年大行人所謂侯服歲壹見者亦是從巡守之明年起六服揄年來朝耳乃陳用之謂周官之制因地以辨服因服以制朝因朝以入貢則遠者不疏邇者不數矣侯服每歲朝甸服二歲朝男服三歲朝采服四歲朝衛服五歲朝要服六歲朝而要服朝之歲五服盡朝于京師則侯服更六見甸服更四見男采衛各二見矣書曰六年五服一朝而不及要服者以其當朝之年而不數之也又六年王乃時巡則從王巡守各會于方岳矣叔向曰明王之制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聘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先儒以朝爲間朝在三年再朝在六年再會在十二年而再朝再會之適與書合則叔向以爲明王之制乃周制也然三年一朝男服之禮耳叔向特爲男服而言何邪攷之周禮諸侯春入貢秋獻功此之謂歲聘服之見有歲方之見有時此之謂間朝朝有常歲而會盟無常期故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則同疏于朝而盟又疏于會此所以言再朝而會再會而盟非謂會必六年朝必十二年也然則六年盡朝于京師與有事而會者異矣大宗伯殷頫曰視鄭氏謂殷頫者一服朝之歲以朝者少諸

侯使衛以大禮衆聘爲一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覲氏謂甸服二年四年六年八年十年朝男服三年六年九年朝采服四年八年朝衛服五年十年朝而元年七年十一年間服采衛皆不朝矣故知一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也然觀康王即位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各執壤奠成進陳戒則天下諸侯莫不盡朝矣自此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以至三歲四歲五歲六歲一見者皆以元年為始未聞元年獨一服朝也大行人殷頫以除邦國之慝盖邦國有慝諸侯乃使其臣行衆頫之禮則衆頫亦無常期此鄭賈立說之誤也今柰書之五服一朝與周禮侯服歲一見以下竝無二法而孔疏强分之左傳歲聘閒朝再朝而會再會而盟與書之六年一朝竝非一法而孔疏强合之陳用之調停其說謂要服朝之歲五服盡朝于京師然六服盡朝惟十二年王巡守乃有之書言六年五服一朝者謂六服遠近六年而徧非謂五服不朝也且男之于采采之于衛相距各五百里其遠近之等故有三歲四歲五歲之限今如陳用之說則六年之內既有當朝之期又有盡朝之期采服雖云四歲見衛服難云五歲見實與男服之三歲見者等豈所謂因地

以辨服因服以制朝者于陳氏又引康王之誥以駮鄭氏元年一服朝之說不知六年一朝十二年一巡以守論六服之朝期當以巡守之明年爲始鄭所謂元年一服朝者正謂巡守之明年侯服來朝乃十二年中之第一年非以是爲即位之元年也六服分歲而朝者禮之常故可以年計因即位而五服盡朝者非禮之常不可以年計也又魯語云四方諸侯五年中四王一相朝即所謂五服一朝也而周禮則曰六年五服一朝者蓋荒鎮藩統于要服來朝于第六年而五服諸侯則已于第五年朝徧矣此第六年本夏殷時巡之歲周則又六年五服已再朝然後王乃一巡焉此其異于虞夏殷者也

周之朝禮異說頗多其最著而當辨者凡二條晚晉古文周官篇云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岳考周之諸侯各依服數來朝竝無六年一朝之事惟昭十三年傳叔向云明年之制使諸侯歲聘以

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杜預以爲歲聘三年一朝六年一會十二年一盟凡八聘四朝再會王一巡守孔疏據此以爲六年一會與周官六年五服一朝事相當也再會而盟與周官十二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岳亦相當也明周有此法大行人所云見者皆言貢物或可因貢而見何必見者皆是君自朝乎大宗伯所云時見曰會何必不是再朝而會乎殷見曰同何必不是再會而盟乎愚謂叔向之言但泛述明王之制而許慎直以爲周禮已未足信况曰會曰盟豈定是朝再朝再會亦未明言幾年服虔賈

違以爲朝天子之法崔氏以爲朝霸主之法衆說紛紛迄無定論而鄭康成直以爲說無所出不知何代之禮穎達傳會爲與周官相當豈可爲據至大行人所云見者即大宗伯春見夏見之見明係朝之正禮今欲伸周官而强指爲因貢而見之變禮大宗伯所云會同者即大行人所謂時會殷同明係在朝宗覲遇外之變禮今欲牽合周官而强指爲朝之正禮此皆紕繆之尤者王制云諸侯之于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鄭注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朝則君自行此晉文霸時所制也昭三年傳鄭子太叔曰昔文襄之霸也其

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公羊說竝同故鄭以為晉文霸時所制許慎謬以此為虞夏之法而熊氏從之鄭駁異義云大行人諸侯各以服數來朝三年聘五年朝文襄之霸制錄王制者記文襄之制耳非虞夏法也其天子與諸侯相聘之禮及諸侯自相朝聘之禮經傳亦各不同此不更及鏞堂案周禮大宗伯時聘曰問殷頫曰視鄭注時聘無常期天子有事乃聘之焉竟外之臣既非朝歲不敢瀆為小禮殷頫謂一服朝之歲以朝者少諸侯乃使卿以大禮衆聘焉一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賈疏諸侯聞天子有征伐之事則遣大夫來問天子一時聘遣大夫不使卿一服朝之歲諸侯既不自朝使卿來聘天子侯服年年朝甸男采衛要五服元年七年十一年無朝法皆使卿以大禮聘也案十二年中卿大聘三大夫小聘無定數此諸侯聘天子之制也天子于諸侯有問

無聘大行人閒問以諭諸侯之志又云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鄭注存頫省王使臣于諸侯之禮所謂閒問也春秋書王室下聘者七非正也又云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鄭注殷中也久無事又于殷朝者及而相聘也此諸侯交聘之制也若王制所謂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左傳所謂三歲而聘此則伯主之制千古未之聞也

殷國

秋官大行人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掌客王巡守殷國則諸侯膳以牲犢夏官職方氏王之所行先道帥其屬而巡戒令王殷國亦如之巡守殷國是兩事蓋十二年巡守其常也十二年而天子不能巡守則行殷國之禮其變也鄭注甚明王次點訂義載李氏說乃云殷衆也

謂當方諸侯則以巡守殷國爲一事矣此經上文于朝覲宗遇下明云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注云時會卽時見也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王命爲壇于國外合諸侯而發禁命事焉殷同卽殷見也王十二歲一巡守若不巡守則殷同殷同者六服盡朝既朝王亦命爲壇于國外合諸侯而命其政殷同四方四時分來歲終則徧矣然則殷乃朝之一法鄭注云如平時賈疏復申之云若六服盡來卽與平時別者六服盡來不分四時此時會也雖不案服數而東春南夏西秋北冬四方分來此殷同也時

會乃因王有征伐行之則非常之事故六服盡來殷同特以代巡守故不必一時皆集義各有當耳

執圭

論語執圭朱子云圭諸侯命圭未免紫混邢疏引大宗伯云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此皆朝覲宗遇所用其公侯伯朝后用璋子男旣朝王用璧朝后宜用琮其上公享天子圭以馬享后璋以皮侯伯子男享天子璧以帛享后琮以錦其諸侯相朝所執與天子同享玉皆以璧享君以琮享夫人子男相享則降用琥以繡璜以黼其諸侯之臣聘天子及聘諸

侯聘玉享玉皆降其君瑞一等故玉人云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頫聘是也此方是執圭之圭鶴壽案此等顯而易見本不待辨江氏鄉黨圖攷亦已辨之矣

聘禮掌客不同

蔡德晉曰樂史疑聘禮篇所記賓行饔餼之物米禾芻薪之數籩豆簠簋之實鉶壺鼎甕之列攷與周官掌客不同然傳云禮從宜又云禮之大倫以地廣狹禮之厚薄與年上下可知籩豆器數必有因時制宜之法是以聖人欲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三禮所言不同處甚多不得以此而議儀禮也樂說見章俊卿山堂攷索

攝主

禮記明堂位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鄭注周公攝王位天子卽周公又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七年致政于成王尚書大誥篇首王若曰鄭注王謂攝也周公居攝命大事則權代王也康誥王若曰鄭意亦指周公蓋古有攝主禮記曾子問篇曾子問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于西階南太祝裨冕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毋哭祝聲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升奠幣于殯東几上云云然則古者君薨世子

未生亦有攝主況世子已生但幼弱何害有攝主也隱元年左傳春王正月杜注隱不卽位攝行君事㩀公羊傳桓尊隱卑是隱公亦攝主也哀三年左傳季孫有疾命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卽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于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然則季康子之卽位亦攝主也要之觀隱公之攝不自成爲君反爲羽父所弒季桓子欲立南氏之子使康子攝而其子被殺則

知此禮在春秋已不可行何況秦漢以下然漢姓劉王莽自姓王何得自託于周公且說經者亦何得以後世情事揣量三代而謂周公無攝位之事也蔡沈于康誥王若曰不肯以王屬周公無奈下有朕其弟小子封斷非成王之語不得已遂以康誥為武王所作康叔之封衛乃武王時試思三監與武庚叛滅之方以封康叔當武王時紂之故都武庚居之安得即以封康叔且左傳甯俞祝鮀皆言成王周公作康誥命康叔封于衛亦不足信乎至禮記陳澔集說引石梁王氏及劉氏說以駁明堂位又何足辨鶴壽案周公攝主凡七年劉歆三統曆云周公攝政五年正月丁巳朔旦

冬至入孟統二十九章首也後二歲得周公七年復子明辟之歲十二月戊辰晦周公反政成王元年正月巳巳朔此命伯禽俾侯于魯之歲也是時成王在位巳八年矣以前七年爲周公攝主之年故以是歲爲元年金仁山通鑑前編以攝主之七年歸于成王而以命伯禽事移于攝主之一年獨不思是歲正月何嘗巳巳朔邪

蛾術編卷六十九終

蛾術編卷七十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迮鶴壽參校
沈楙悳校刊

說制八

黃衣狐裘

論語黃衣狐裘鄭疏大蜡息民之祭服案郊特牲蜡也者索也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又云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此蜡後臘祭也蜡祭先嗇司嗇農郵表畷貓虎坊庸昆蟲凡八臘祭先祖五祀蜡以息物臘以息民蜡用皮弁素服爲物老而將終臘用黃衣狐裘象草木黃

落同在十二月而各不同但蜡與臘對言之則有別總言之則皆蜡故疏云大蜡息民之祭服鶴壽案黃衣狐裘息民之服也與大蜡無涉大蜡用皮弁服皮弁者以白鹿皮爲冠以十五升布爲衣以素爲裳緇帶素韠白屨若息民之祭則用韋弁服聘禮注云韋弁韎韋之弁蓋韎布以爲衣而素裳司服注云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春秋傳曰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是也聘禮注亦互異故疏以爲無正文采芑箋云韋弁服朱衣裳亦不言素裳陳用之謂周禮有韋弁無爵弁禮記有爵弁無韋弁士之服止于爵弁而荀卿曰士韋弁梅頤曰雀韋弁也劉熙曰以爵韋爲弁謂之韋弁則爵弁卽韋弁耳觀弁師司服韋弁先于皮弁尚書雀弁先于綦弁士冠禮次加皮弁三加爵弁而以爵弁爲尊聘禮服皮弁及歸饗籥服韋弁而以韋弁爲敬則皮弁之上非爵弁卽韋弁故知其爲一物也敖繼公謂韋弁服純衣纁裳韎韐纁屨然則爵弁之曰韋弁猶之皮弁之曰綦弁也而亦有微異爵弁用緇衣韋弁韎衣爵弁韋弁之衣不同猶之朝服元端之裳不同故有二名耳玉藻云狐裘黃衣以

裼之注云黃衣大蜡時臘先祖之服也周禮以歲十有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謂之蜡其服皮弁素服既蜡則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謂之臘亦謂之息民其服黃衣黃冠又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詩羔羊疏云兵事韋弁服則用黃衣狐裘春秋傳臧之狐裘敗我于狐駘是也黃衣狐裘當兼二者言之

表而出之

論語袗絺綌必表而出之古者袗絺綌不入公門嫌于褻也故著絺綌于內外加襌衣表而出之朱子謂表絺綌而出之于外反以絺綌為美觀乎若云不見體則外加襌衣更不見也鶴壽案緇衣羔裘一節是記冬日之裼衣當暑一節是記夏日之裼衣古人服絺綌與服裘同皆先著親身之裏衣其外冬則加裘夏則加絺綌春秋則加袷褶又其外加裼衣裼衣即中衣也平時則但衣中衣有事則再加正服袗絺綌者未有無親身之裏衣亦未有無中衣者也孔安國曰表

而出之加上衣也上衣即指裼衣不是指正服蓋謂以裼衣表絺綌而著其色如絺綌黑則加緇衣絺綌白則加素衣絺綌黃則加黃衣表裏相稱故曰出之玉藻云振絺綌不入公門表裘不入公門可知絺綌對裘言不是對裼衣言振與表皆指不加裼衣也何以知絺綌有緇有白有黃曰夏日而朝祭則宜緇夏日而聘與視朔則宜白夏日而即戎則宜黃蓋朝祭用爵弁服聘與視朔用皮弁服即戎用韋弁服冬夏所同則絺綌之色亦必與之相稱

寢衣

論語寢衣孔曰今之被也又見說文即引論語爲證朱子云別有寢衣又以爲齋時所用致入下文齋必有明衣布之下非也

极地

士昏禮婦拜扱地鄭注扱地手至地也婦人扱地猶男子稽首賈疏手至地則首不至手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蓋婦人之拜從無首至地者以手至地爲至重矣男子則有首至手爲拜手又有首至地爲稽首稽首禮之極重者惟臣于君行之哀十七年傳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諸侯小事大當不稽首若洛誥王拜手稽首則君以施之臣蓋答其拜手稽首而受其言周公成王親叔父謂有異也僞古文尚書太甲于伊尹亦行之則非矣鶴壽案士昏禮之扱地即少儀之手拜也又即太祝之空首也少儀婦人有肅拜手拜注云肅拜拜低頭手拜手至地疏云手拜之法手先至地頭來至手猶男子之稽首矣然則扱地者古之手拜也太祝九拜

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說文稽與頓皆言下首不言至地荀子大略篇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平衡謂頭與腰平下衡謂頭下于腰則稽首頓首皆不至地惟稽顙觸地耳公羊傳齊侯唁昭公公再拜顙及致𥜥于從者公再拜稽首何休曰顙者猶叩頭則稽首非叩頭矣凡拜皆以手爲容賈誼容經曰拜以磬折之容吉事上左凶事上右隨前以舉項衡以下寧速無遲背項之狀如屋之霤當謂稽首也商書拜手稽首爲孔傳云拜手首至手盖手先據地首乃至手是手與首俱至地其實手在地首在手故拜手稽首連言之康成謂空首者頭至手是謂拜手孔賈皆謂臣于君則稽首平敵則頓首君于臣則空首非也昔穆王賜高奔戎佩玉一隻奔戎再拜稽首賜許男駮馬十六許男降再拜空首是空首猶稽首也秦哀公賦無衣申包胥九頓首而坐則頓首非獨行之平敵也三者將毋同

吳孟子

論語昭公娶吳謂之吳孟子桐城江有龍曰吳孟子昭

公自謂也魯人亦諱之故曰諱國也公與魯人所諱者姓不諱吴也故坊記曰娶妻不娶同姓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吴孔疏云依春秋之例當云夫人姬氏至自吴魯則諱其姬姓而但曰吴也哀十二年書孟子卒左傳曰昭公娶于吴故不書姓公穀皆曰諱娶同姓論語古注朱子集注皆不言諱吴陳際泰謂孟子爲昭公之稱吴字是國人所加因以甚昭公之罪未玩坊記文也後人竝謂夫子修春秋削去吴字不知春秋定例凡書夫人卒皆不稱國

呼妻兄弟爲舅

新唐書朱延壽傳楊行密妻延壽之姊行密呼爲舅通鑑作三舅延壽行三也張唐英蜀檮杌王建永平元年周德權建之妻弟從建入蜀梁祖旣篡德權上表引讖文勸稽合天命仰膺寶籙建大悅曰成我者叔舅也大抵此稱起于唐宋五代

吉服

春官司服掌王之吉服吉服有九冕服六弁服三祀昊天則大裘而冕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社稷五祀則絺冕羣小祀則元冕兵事韋弁服眡朝皮弁服凡甸冠弁服對喪言故云吉非

指吉禮九者中有兵事眡朝凡甸皆師田之事非吉禮
自祀天至羣小祀六服不同而冕同首飾尊也然冕名
雖同旒數則異夏官弁師注大裘之冕無旒而聶崇義
云袞冕十二旒鷩冕九旒毳冕七旒絺冕五旒元冕三
旒疏云凡冕服皆元衣纁裳者六服皆然故云凡以該
之易繫辭黄帝堯舜垂衣裳蓋取諸乾坤乾爲天其色
元坤爲地其色黄但土無正位託于南方火赤色赤與
黄即是纁色故以纁名之夏官弁師掌王之五冕注冕
服有六而言五冕者大裘之冕無旒馬貴與曰冕之無
旒者乃一命之服子男之大夫服之其秩至卑以天子

祀天之冕而下同子男之大夫可乎不知先王制禮推移變化不可執一鄭司農注司裘謂服黑羔裘以祀天示質也則無旒亦示質之意陳用之曰司服之服六而弁師之冕五者大裘袞衣同冕猶后首飾同副也其意以為祭天亦服龍袞特內襲大裘而宗廟之祭則龍袞內無裘故以大裘而冕在袞冕之前但如此則大裘袞衣不可分為二服而服與冕皆止五矣王明齋曰五冕者五服之冕非冕有五也案賈疏云冕名雖同旒數有異彼屨人掌服屨之制甚詳豈冕為首服反混焉無別乎貴與則曰郊特牲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玉藻天子

龍袞以祭家語曰郊之日天子大裘以黼之被裘象天既至泰壇王脫裘矣服袞以臨燔柴戴冕藻十有二旒象天數也袞龍袞以祭自指祭先王之服郊特牲所言被袞象天康成以爲魯以日至之月郊天之事周袞禮廢儒者見周禮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耳家語大裘以黼之本係黼字故王肅注云大裘爲黼文也貴與誤讀爲黼遂謂大裘乃黼此龍袞者因創爲脫裘服袞之說陋矣終當從鄭無旒之說鶴壽案冕服之制諸儒不以鄭注爲然戴東原曰虞夏以來冕服十二章鄭謂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于旌旂而冕服九章登龍于山登火于宗彝余以爲周之祭服宗廟所用九章而止至于郊祀何必發十二章也衣之舉袞猶裳之舉黼黻皆以其文特顯而龍

章為至燠則加日月于上無嫌以袞目之大裘不言袞
其餘冕服不言裘五文錯見也玉藻疏云六冕之裘皆
黑羔裘也余以為祭服自天子至于士同羔裘其裘之
褐衣以元舊説大裘色之冕無旒司裘疏引鄭志大裘之
上有元衣與裘同色而以為其服無章失其傳也記稱
大裘不褐其有褐衣而加裘明矣是故冕服十有二章
繅十有二旒冕為大裘之冕冕服九章繅九旒謂之袞
冕冕服七章繅七旒謂之鷩冕冕服五章繅五旒謂之
毳冕冕服三章繅三旒謂之希冕冕服一章在家謂之
元冕無旒周禮穎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
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
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
服自元冕而下如孤之服經遞言相如明冕服之章冕
繅之旒不異也凡謂侯受爵命于王王賜之服因得以
如其命數自為之所請禪冕其以事受袞賜則有袞衣
不過袞冕覲禮侯氏禪冕天子袞冕玉藻諸侯元端以
祭禪冕以朝端請為冕鄭謂諸侯非二王後其餘皆元
冕而祭于已孫叔然謂元冕祭服之下也其祭先君亦
禪冕矣余以為王之大祭服大裘袞冕中祭服鷩冕毳
冕小祭服希冕元冕享先公亦大祭而鷩冕何也士庶

記云尸服卒者之上服天子廟享尸服有袞冕鷩冕之殊則天子不敢一服袞冕諸侯君其國宜得伸上服然尸服有弁冕之殊者亦不敢一服禕冕可知也冕爵弁之衣皆元衻當云元衣以祭弁弁服之制先生前既引之何以後不復言之韋弁服卽爵弁服也周制大夫以上冕士爵弁皆絲衣所謂純服亦曰元服士冠禮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韎韐緼韍也冕服則亦韍士皆禮主人爵弁纁裳緇袘士弁而親迎然則大夫以上親迎以袡冕與或曰袘亦鄭之異名也論語加朝服袘紳是也蓋不可一同祭服之韍故以相別異耳聘禮君使卿韋弁鄭謂其服蓋韎布以爲衣而素裳周禮凡兵事韋弁服鄭謂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如鄭君說以色取于韎無明文蓋傳合春秋傳言之詩稱韎韐有奭以作六師春秋傳韎韋之附注卽韎韐也天子日視朝皮弁服諸侯以爲視朔之服凡諸侯相朝聘亦如之記曰三王共皮弁素積士冠禮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韠舊說其衣十五升布此據諸侯朝服以爲言蓋非也玉藻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論語素衣麑裘鄭皆以皮弁服爲之上衣記曰以帛裏布非禮也然則皮弁服以素明矣異于重素者其領緣采也郊特牲祭之日王皮弁以聽

祭報天子諸侯前祭親聽誓命及待白祭事其裘蓋黼裘天子之黼裘皮弁服諸侯其朝服與冠弁服即朝服也緇衣十五升布布積素裳諸侯日視朝服之大夫以爲祭服其冠委貌王服以田燕養老亦如之士冠禮主人元冠朝服緇帶素韠特牲饋食禮其祭也賓及兄弟皆朝服元冠緇帶緇韠經于士之朝服言元冠士以冠異于大夫以上弁也玉藻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鄭以羔裘爲卿大夫之朝服惟豹袪與君異

祭墓

謝承後漢書建寧五年正月車駕上原陵蔡邕爲司徒掾從上行到陵愴然謂同坐者曰聞古不墓祭魏文帝黃初三年十月作終制曰禮不墓祭欲存亡之不黷也魚豢曰孝明以正月旦百官及四方來朝者上原陵朝禘是謂甚違古不墓祭之義韓昌黎豐陵行墓藏廟祭

不可亂三代舊制存諸書朱子則曰墓祭周禮已有攷之春官冢人大喪既有日請度甫竁遂爲之尸注云甫始也請量度所始竁之處爲尸者成葬爲祭墓之尸又凡祭墓爲尸注云祭墓爲尸請禱祈焉前一條乃祭墓地非祭死者之體魄後一條亦爲禱祈非常禮也檀弓有司以几筵舍奠于墓左注云舍奠墓左爲父母形體在此禮其神也冢人凡祭墓爲尸疏云此謂既窆後事孝子先反修虞有司以几筵及祭饌致于墓左禮地神也朱子誤認祭墓出于周禮謬矣漢建寧五年成陽靈臺碑云惟帝堯母昔者慶都仙没葢葬于茲欲人莫知

名曰靈臺上立黃屋堯所奉祠泰誓武王上祭于畢馬融曰畢文王墓地名韓詩外傳曾子曰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逮親存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卒葬魯城北泗上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孟子子貢反築室于場趙岐注場孔子冢上壇場東郭墦閒之祭者注云墦閒郭外冢閒也以上諸條雖似班班可考恐未可據爲典要惟司馬彪續漢志云西都舊有上陵東都常以正月上丁祀南郊北郊明堂高廟世祖廟畢以次上陵大官上食太常樂奏食舉古今樂錄云章帝元和中有宗廟食舉六曲加重來上陵二曲爲上陵食舉然則祭墓

賓始于東漢矣蜀志龐統傳注引襄陽記司馬德操造龐德公值其渡沔上祀先人墓盖此禮

盛于漢魏以下樂府鼓吹曲漢鐃歌十八曲有上陵則今則士庶家通行之　鶴壽宗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祖先既祭之于廟矣而又祭之于墓不已煩乎故禮經從無祭墓之事成陽靈臺奉祠堯母慶都此出後人所為武王之祭畢陌乃是有事告祭韓詩外傳謂椎牛而祭墓史記謂歲時奉祠孔子冢此皆漢人之書也于貢築室于場是廬墓非祭墓齊之東郭墦閒亦係戰國時求富貴者祈禱于祖宗邱墓安見其為正祭耶韓昌黎分墓藏廟祭是也

號祝

春官太祝凡大禋祀則執明水火而號祝注云明水火司烜所共日月之氣執之如以六號祝明此圭潔也疏云執明水火而號祝明知六號皆執之明潔也號祝執

明水火明主人主潔之德案上文辨六號曰神號鬼號祇號牲號齍號幣號謂東爲美稱若皇天上帝皇祖伯某后土地祇一元大武鄉合嘉玉量幣之類今太祝執此明水火亦如六號更爲美稱以祝告于神明其主潔之意耳賈疏未達鄭意文義晦拙不可從明水火之號今不可攷

哀子

朱子家禮載題木主之儀父喪稱孤子母喪稱哀子此未知何據而今流俗相沿喪事簡帖于父稱不肖于母稱不孝孝豈專屬母乎既遵朱子孤哀分屬父母竝喪

者稱孤哀子父在母亡者稱不孝哀子父亡母存者稱不肖孤子復覺其有不安也亦稱孤哀子而用小字旁注云奉母命稱哀哀乃待母命乎雜記云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郊特牲云祭稱孝孫孝子士虞禮稱哀子卒哭祔祭乃稱孝子家禮題主在三月而葬時去卒哭尚遠父母俱當稱哀子朱子以孤哀分稱殊屬無謂至流俗之稱更欠通矣

孺悲

禮記雜記孺悲學士喪禮于孔子士喪禮于是乎書鄭注士喪禮已廢孔子以教孺悲國人乃復書而存之是

固大有功于禮者也論語求見辭疾事何晏不言見拒之故士相見禮疏云孺悲欲見孔子不由介紹故辭以疾此說甚明當日特因儀節有虧不見以觀其誠否何嘗謂其素行有玷擯之門外邪邢疏云有疾惡朱子云必有以得罪者過矣

宰我問喪

論語宰我欲短喪問夫子劉辰翁安齋記云予身游聖門在言語之科決不至薄其所厚試使三尺之童率然而請必不敢以曰安對而予安之豈獨無人心哉此小人所不敢安也然吾觀世之君子未嘗不爲宰予之所

安予乃獨以其言爲萬世笑此古人之所不隱也其使後人無疑乎三年之喪則自予始此予意也此其在言語之科也此說頗有意但至親以期斷三年特倍之耳古人喪服本以期爲至重所以宰我有此問也皇侃疏中已發夫子抑賢引愚微意而所引繆播謂宰我欲戒將來假時人之論辰已明道李充謂宰我以喪禮漸衰孝道彌薄起問以發其責則所益宏多皆與辰翁合鶴壽

案禮記三年問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此節言人子于所生父母然則何以至期也曰至親以期斷此節言爲人後者父在爲母者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此節復言人子于所生父母鄭注甚明孔疏以至期一節亦屬人

子于所生父母非也所謂加隆者所生父母本應三年但比諸爲人後者之一期則加隆耳若使所生父母一期可除將降而九月五月三月僅有四服不滿五服矣先生據孔疏之說遂謂古人喪服本以期爲至重所以宰我有此問是率天下而短喪也不可以訓故曰將由夫患邪淫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從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夫焉能相與羣居而不亂乎將由夫修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故先王焉爲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三讀禮文正與皇侃疏抑賢引愚二義互相發明

舊君服

孟子問舊君有服案檀弓穆公問于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

隊諸淵毋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此與孟子對宣王文意適同鄭注言放逐之臣不服舊君也孔疏以爲喪服齊衰三月章爲舊君凡有三條其一爲舊君君之母妻傳云仕焉而已者也注云謂老若有廢疾而致仕者兼服其母妻其二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注云在外待放已去者傳云妻言與民同也長子言未去也注云妻雖從夫而出古者大夫不外娶婦人歸宗往來猶民也長子去可以無服此則大夫身不爲服惟妻與長子之未去者有服其三爲舊君注云大夫待放未去者傳云大夫去君埽其宗廟言其以道去

君而猶未絶也注云以道去君謂三諫不從待放于郊未絶者言爵祿有列于朝出入有詔于國若已絶則不服也

蛾術編卷七十終